

文化与诗学丛书

童庆炳 马新国 主编

二 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

王志耕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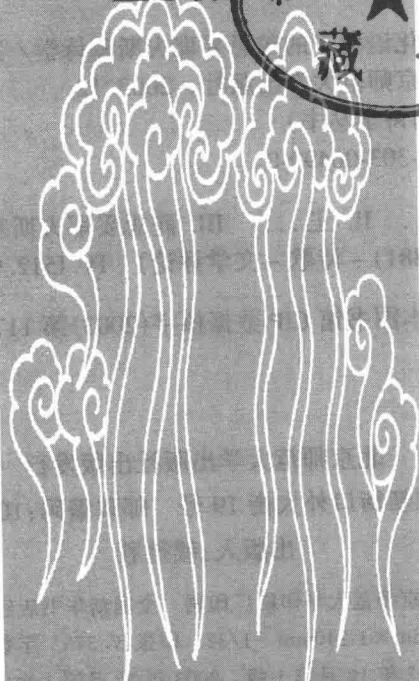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化与诗学丛书

宗教文化语境下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

王志耕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北京

R41.26/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 / 王志耕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2

(文化与诗学丛书)

ISBN 7-303-06499-0

I. 宗... II. 王... III. 陀思妥耶夫斯基, F. M.
(1821 ~ 1881) - 诗歌 - 文学评论) IV. I5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7010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赖德胜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7.375 字数:186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定价:12.00 元

《文化与诗学丛书》编委会

主 编 童庆炳

副主编 马新国

编 委 童庆炳 程正民 马新国

李壮鹰 罗 钢 王一川

李春青 张海明

总 序

童庆炳 马新国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发展着。我们研究着的专业——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回想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文学理论界普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法规性”口号产生了反感，急于摆脱文艺的“他律”的束缚。人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言论转向”。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转向”，那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晚期，自身的社会问题就越多。如种族冲突、阶级冲突、性别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工业与自然的冲突等等，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文学读者已经对兴起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感到不满足，因为他们主张文本绝对“自律”，就艺术谈艺术，完全脱离社

总

序

1

会与现实，从他们囿于文学文本自身做法，使读者无法从他们的笔下看到时代的面影和现实中紧迫问题的发展。阅读文学的大众，绝大多数总是关怀现实的。文学大众对“新批评”感到厌烦，他们要求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批评模式。这样就有一些理论批评家要超越“新批评”，重新重视文学的“他律”性，他们强调文学艺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如何“独立”，都不可能与社会文化毫无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中有丰厚的文化意义，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逐渐成“气候”，各种“主义”应运而生。针对种族身份认同问题，出现了“东方主义”批评，针对性别对立问题，出现了“女权主义”批评，针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出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针对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出现了“新历史主义”……这种文化研究发展到极端，甚至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反诗意”的观点。当西方兴起这些浪潮的时候，我们的理论界正在进行“审美”的狂欢，“主体”的狂欢和“语言”的狂欢，直到 20 世纪末，我们才发现我们又“落伍”了，要求走出“审美城”，呼吁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艺术文化学”或“文化诗学”的要求也被提出来了。

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今天提出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在西方的面前“落伍”的问题。文学的文化研究的根源在中国自身的现实。近 20 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出现

了不少可喜的新变化，故步自封的局面被打破，思想解放冲破了许多原本是封建刻版的条条框框。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毋庸讳言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总起来看，主要的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商业主义”等。“物”、“金”、“商业”都是好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一旦“唯”这些东西为圭臬，为上帝，为神明，那么物欲、金钱欲、情欲、交换欲等人的生物性欲望就主宰了人的精神世界，人文理想就受到了侵蚀、压迫和消解，道德水准下降，腐败现象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中一味宣扬上述种种生物性欲望的作品表示不满，对于一味玩弄语言形式的作品不满，对于没有血性的、没有爱憎的、没有鲜明文化价值取向的作品不满，要求理论批评家不能不关心现实。同时也不满过分专注于作品形式的“内部研究”和过分关注于诗情画意的审美批评，希望文学研究和批评更多地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并回答人的生存境遇问题，例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关系问题、都市与乡村问题、东西部问题、廉政问题、古今问题、中西问题、性别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本的价值阅读问题……不但如此，而且在解读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要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和分析，揭示其真实的文化蕴涵，以便帮助今人了解古人和外国人是如何来解答他们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文学理论学科中强调文化视角，乃是

根植于我们自身现实的土壤中，并非从外国搬过来的。

文学理论学科要发展，就不能不随着时代的要求作出新的应对。目前开始受到重视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学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文化研究的所谓跨学科反学科的方法，可能冲垮原有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过分政治化的话语，也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理论面临的挑战。但是，文化研究由于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和关怀现实的品格，也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和密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使文学理论焕发出又一届青春，这难道不是一个发展自己的绝好的机遇吗？

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中带有真理性的观点和做法，如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文学艺术与语言、神话、宗教、历史、科学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有分析地加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又是适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过来，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但我们有我们自身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要从我们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文化研究应该走自己的路。对于西方那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研究，对于“反诗意”的文化研究，我们认为不足取的。我们大可不必走西方那种以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的路子。文学理论的建设应该是累积性的，如“文革”前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批评经验，在经历过“文革”的教训之后，在新时期开始那些年代所取得的关于文学审美特性的成果，关于文学语言特征的成果，还有

其他成果，只要是好的，具有真理性的，不但要继承下来，而且要继续研究下去。在审美、主体、语言和其他方面，仍然有发现的广阔的空间。对于文学的文化研究来说，文学的诗情画意是其生命的魅力所在，怎么能把“诗意”“反”掉呢？我们仍然坚持，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是确定对象美学上的优点，如果对象经不住美学的检验的话，就不值得进行历史文化的批评了。文学是诗情画意的，但我们又说文学是文化的。诗情画意的文学本身包含了神话、宗教、历史、科学、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文化含蕴。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诗情画意与文化含蕴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分离的。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而且可以放开视野，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蕴的结合部来开拓文学理论的园地。这样，“文化诗学”就不能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但又是文化的，从跨学科的文化视野，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现实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文化与诗学丛书”是北师大文艺学学术群落向文艺学前沿运动的又一次努力。这10本书内容不尽相同，有古有今有中有外，著作者的个性也较分明，看起来“面貌”并不相似。但我们的方法却都是“文化诗学”的。追溯文化背景，揭示文化意味，谈古必然要论今，谈西必然要论

中，跨越中西古今文化距离，这是本丛书的一个基本学术追求。

限于我们的学术功力，丛书中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错漏，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2000年5月23日

论文提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及诗学原则对当代世界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以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中缺少对其诗学原则从俄国的宗教文化角度进行批评的实践。本论文将运用文化批评的方法,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原则置入俄国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寻找出两者之间的联系。

俄国从10世纪“罗斯受洗”以降,未能像西欧那样经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世俗化过程,因而保持了早期基督教的主要文化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这一语境中形成其宗教观的,这种宗教观以东正教为基础,但融入了他自身的特殊体验,除了对某些主要教义的接受之外,还包括对上帝的辩证体认、神正论思考(对自身怀疑的回答)、对人的内在神性的肯定、对普世宗教的乌托邦理想等,这些思想是构成其诗学原则的制约因素之一。如:一、神正论与现实主义原则:陀思妥耶夫斯基真切体验了现实的苦难,同时他又笃信基督,他试图以“神正论”来解决信仰与现实的矛盾,但却把思想的悖谬留给了艺术表现,在创作上体现出正视苦难、直面罪恶等特色。二、“人身上的人”与“人的内在神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称其是“在完全采用现实主义的条件下发现人身上的人”,对这句话的含义一直众说纷纭。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肯定人的神性的原则下去描写人

的，因而他在专注于恶的同时，也在众多卑微的人物身上发现着神圣的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人对上帝赋予的自由的选择与滥用。三、“众声喧哗”与“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多声部”性已是公认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诗学原则之一。在巴赫金之前就有许多人发现了这种现象，这一原则在宗教文化的语境中来看，其所形成的原因除了对人的神性肯定外，还是普世教会形象的结构性体现。它将具有不同品相（地狱型、炼狱型、天堂型）的人组合在一起，使之在这一结构中具有同等的价值。四、历时性、共时性与原型结构：从巴赫金起，许多评论者都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共时性的，无论结构还是人物都缺少历时感。其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存在着一个典型的基督教三界原型结构：地狱、炼狱、天堂。这三重结构同时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这种结构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展示罪的同时，也揭示了地狱与炼狱的“罚”的力量，以及罪孽中的人由罚走向救赎的“精神辩证发展过程”。

陀思妥耶夫斯基基于其宗教乌托邦思想与现实理解而营造了一个体验的“最高现实”，他在其中看到了我们所未见的许多东西，但也创造了某些与现实相悖的虚幻之物。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文化、诗学原则

Abstract

Theme: Dostoevsky poetics in the religious – cultural context

Author: Wang Zhigeng, male, born in 1959, supervised by professor Cheng Zhengmin, since 1997, graduated fro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July 2000, and got Ph. D. degree in literature.

Abstract: Dostoevsk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ussian writers whose artistic creation and poetic principles exert great influence upon the world literature today. But, in the past, in the Dostoevsky studies there is a lack of critical practice upon his poetic princip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ssian religious culture. By using the critical approach from cultural perspective, this dissertation tries to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between Dostoevsky's poetic principles and the Russian cultural context in which these principles will be carefully examined.

Since the Baptism of Rus in the 10th century, Russia had not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ecularization as Western Europe had in the Renaissance and Enlightenment, and therefore preserved such cultural features as those of the early Christianity. It was in this cultural context that Dostoevsky formed his religious outlook which, based upon Eastern Orthodoxy, includes his dialectical perception of God, his contemplation of theodicy, his assertion of immanent divinity in man, and his idealization of a universal religion besides his reception of the main doctrine, all of which of course were absorbed into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served as constraints to his poetic principles. The examples can be shown

as follows: (1) Theodicy and the realistic principle: The ambivalence that Dostoevsky personally experienced the sufferings in the real world but meanwhile piously believed in Christ is the very reason why he received the ideas of theodicy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his squarely facing the sufferings and the evils, his refusal of the cruel reality, and his celebration of the pains in his works. (2) "Man in man" and "man's immanent divinity": Dostoevsky explains this as "discovering man in man under the entirely realistic condition". Understanding of this phrase varies. In fact, Dostoevsky portrays ma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asserting man's divinity and, as he concentrates on evils, he meanwhile discovers divine quality in man and reveals man's choice and misuse of freedom given by God. (3) Polyphony and convergence(соборность): The quality of polyphony is universally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etic principles. The phenomenon was discovered by many long before Bakhtin, and in the context of religious culture, it can be seen not only as an assertion of man's divinity, but also as a structural realiza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mages. The principle of polyphony organizes people from different ranks (those who belong to hell, purgatory, and heaven respectively) and makes them equivalent in this structure. (4) Diachrony, synchrony and prototypical structures: After Bakhtin, most critics believe that works of Dostoevsky are synchronic, and makes no diachronic sense in both structure and characters. Criticisms such as this are obviously characterized by formalism. As a matter of fact, there is a typical proto-structure of the Christian triad: the Hell, the Purgatory and the Heaven. This triple structure simultaneously shows its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the force of punishment from the Hell and the Purgatory, and the process from punishment to salvation undergone by the sinned man.



目 录

论文提要(1)

Abstract(3)

绪论 批评：走入宗教文化语境(1)

第一节 文化批评的进场(3)

第二节 走入宗教文化语境(12)

第三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精神(18)

第一章 神正论与现实视野的开拓(25)

第一节 现世之恶与神正论(29)

第二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正论与人正论(36)

第三节 艺术中的悖谬世界(43)

第二章 人的内在神性与“发现人身上的人”(51)

第一节 “人身上的人”之谜(51)

第二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正教人类学(59)

第三节 自由之路上的人(71)

第三章 “聚合性”与复调艺术(86)

第一节 村社性与聚合性(87)

第二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理想(95)

第三节 艺术形式中的“聚合”与对话(103)

第四章	“历时性”与人的精神历程	(117)
第一节	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误读	(117)
第二节	炼狱与人类精神的发展历程	(124)
第三节	从地狱走向天堂	(132)
第五章	文化原型与话语修辞(145)	
第一节	基督：作为文化的基本符号	(146)
第二节	约伯：质询与皈依的对立统一	(164)
第三节	“中介新娘”：从堕落走向救赎	(174)
第四节	宗教修辞：转喻的辩证法	(185)
结论	宗教与文学：相会于“最高现实”	(199)
参考书目		(205)
后记		(215)

绪 论

批评：走入宗教文化语境

“关于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对我们的内心世界所具有的意义，难以恰如其分地言说；要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表述，必然要具备相当的责任心；因为，其无双的广阔、无双的力定要用全新的尺度来衡量。”

——斯蒂芬·茨维格^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俄国作家，也是被研究最多的俄国作家。一百多年来，像对所有经典作家的研究一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也在不同层次上作出了丰富的阐释。然而在批评语境发生转型的今天，人们似乎尚未找到新的批评方式，从而进入一个相对的阐释断裂时期。这不仅体现在研究文章的减少，更主要的是体现为方法论上的困境。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现了巴赫金以来，至今尚未脱出“复调”及“思想者”的框架。所谓批评语境的转型，是指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化，文学，这个在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理论支持下一时蒙上“充分自律”幻影的现象，如今被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

^① 斯蒂芬·茨维格《三大师》，姜丽、史行果译，西苑出版社，1998年，第67页。